

經濟建設通訊報告選

經濟建設通訊報告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263

字數 356000

經濟建設通訊報告選一集

編輯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京 1—360000
(內精裝10000本)
定價 13,000元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前言

四年多來，發表在全國各報刊上的、反映我國經濟建設的通訊報告，爲數甚多。本集所收的十六篇，是從各主要報刊上選來的。其中，工業方面的二十九篇，交通方面的九篇，水利方面的五篇，農業方面的九篇，林業方面的三篇，漁業方面的一篇。由於材料和篇幅的限制，這個集子，對祖國經濟建設的無比豐富的內容，是反映得還很不全面的。但是，僅從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偉大祖國的壯麗面貌；可以看出全國勞動人民在黨、政府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積極參加祖國建設的過程中，已經創造了多麼偉大的成績，樹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和工作作風。新的英雄人物正在不斷地大批地湧現；新的發明創造正在不斷產生。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因素日益壯大的基礎上，我國人民新的社會主義的精神品質也隨着在成長起來了。這些都在有力地鼓舞着全國人民，使全國人民有信心地爲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而奮鬥。

在編輯上，由於我們能力和時間的限制，可能會有一些缺點，希望讀者、作者和各生產單位多加指教，並和我們建立聯繫，使我們能改正缺點，在以後編輯續集時，也能得到幫助。其次，本集中有的作品曾經過作者自己修改，有的是我們整理時作了一些修正，現在也在這裏聲明一下。

目次

前言

友情

剛毅頑強的人

『中國能出無縫鋼管了！』

在金紅色的火光照耀下

李金芝

第一爐鐵水

老孟泰的一天

我是怎樣由工人變成技術員的

鉋床上的花朵

王崇倫的故事

工人當家作主了，要叫機器也聽使喚

走機械化自動化的道路

陸灝 (一)

朱贊平 (七)

舒波 (一)

汪受善 (三)

溫俊權 (三)

單復 (三)

舒波 (四)

汪受善 (四)

李鳳恩講 (六)

杜印等整理 (六)

汪受善 (六)

陸灝 (七)

栗根

鞍山市總工會整理

陸灝 (九)

在艱鉅任務的面前	左麟書 (二六)
吉米諾夫同志在我們廠裏	丁承羽 (三一)
親切的朋友	張秉舜 (三〇)
決不讓計劃落空	費禮文 (二四)
我在撫順看到的	劉賓雁 (一九)
鮮花獻給谷發明	徐佳辰 (一五)
『石油城』	楊朔 (六六)
玉門速寫	李季 (一七)
友誼	蘇鷹 (一七)
從西安到蘭州	葉聖陶 (一七)
在天蘭鐵路通車的節日裏	元青 (九四)
高貴的品質	楊朔 (〇三)
留戀與感激	林印 (〇八)
光榮的脚印	顧工 (二三)
打通雀兒山	野民 (三三)
在塘沽新港	林里 (三九)
潛水工人	林里 (四九)

海洋上的女駕駛	林里 (二五)
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	范榮康 (二六)
大冶鐵礦的今昔	海波 (二七)
爲了美好的明天	馬光 (二七)
爲了美好的明天	汪琦 (二八)
陝北札記	李若冰 (二八)
勘察隊的一天生活	黃若海 (三〇)
奇蹟正在英雄的勞動中產生	鄭克西 (三〇)
永遠前進的人	蔣子萬 (三一)
木工做機器的故事	邵子南 (三一)
在蘇北灌溉總渠上	白原 (三二)
一個平凡的人	陳登科 (三三)
建設樂園的人們	白原 (三三)
官廳水庫紀事	蕭楓 (三五)
程悅長軍長在新疆	王玉胡 (三七)
兩個蒙古族姑娘	田流 (三八)
麥收記	方青 (三八)
星火集體農莊在前進	田流 (三九)

太行一村	田 流 (三五)
在黑礪村農業生產合作社裏	李錫浩 (四四)
王吉信農業生產合作社紀事	何才海 (四二)
王永淮	孫立超 (四二)
小清河邊的曲家莊	秦兆陽 (四三)
種棉英雄會廣福	張 弩 (四九)
在白山黑水間	會廣福講 田 農記 (四六)
小興安嶺的冬天	陳勇進 (四三)
古黃河地帶	陳勇進 (四七)
海洋在笑，魚兒在跳	陳勇進 (四六)
	王 浩 (四九)

友情

陸 灝

『你們生在這個時候，真是太幸福了。』最近以來，侯晉康已經不止一次地對年輕的工程技術人員們這樣說。

他個子不高，從不講究修飾自己的鬍子，身上總是穿着那套積了很多油垢和塵土的棉制服。陌生人乍一看，誰也想不到他就是我們大型工地的一位能幹的工程師，他曾經參加過有名的哈爾濱亞麻廠的建設工作，在工程界已經工作了十幾年了。

每逢侯晉康說這句話的時候，年輕的工程技術人員們也總要充滿了熱情不約而同地回答他說：『你自己也是多麼幸福啊！』

對於我們工程技術人員，幸福意味着什麼，在這幾個月裏，大家是越來越體會得深刻了。

現在，青年技術人員們，正在已經完工的混凝土『基礎』上快樂地奔忙，他們有的幾個月以前還是大學裏的學生，現在却很像老練的工程技術人員了。

負責『基礎』施工的工程技術人員，對混凝土工程的圓滿完工，正像母親對待自己初生的嬰兒那樣，充滿了高尚的關切和欣喜的情感。『基礎』上，巨型的吊車在徹夜不停地把數十噸重的軋鋼機部件運送過來，那些漆成藍色的、灰色的、有的閃爍着金光的，世界上第一流的自動化機器，正

在安裝起來。侯晉康看到這種情形，他就常常觸景生情，自然地回想到自己大學畢業以後的那種境況：在那些陰暗悲慘的日子裏，生活熬煎着人們的全部的精力，他和另外一個同學住在一間木板房裏，晚上睡覺要戴着皮帽子才能抵禦冬季的寒冷，一個人掙的薪金够付房租，另一個人的薪金只能啃乾麵餅，喝開水，這就算是不錯的光景了。工作和生活是一樣的冷酷，大工程當然是日本人幹，他們只能輪到蓋些小小的住房。做起工作來孤零零，到處沒有一個親人，在老工程人員身邊跟來跟去，總想要學到一點東西，但往往到了緊要關頭，人家就支支吾吾不說什麼了。想想過去，看看現在，這一切變化，侯晉康當然都是很有感動的，而最近以來，尤其使他感動的，就是近來他和青年技術人員在短時間內所建立起來的那種親切溫暖的友情，這種友情，越來越使他覺得好像是一種責任似地感到幸福。

這種感覺，說起來，侯晉康倒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侯晉康雖然是一位已經工作了十幾年的工程師，但擔負大型工地這樣龐大的工程施工却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當工程開始的時候，他的心裏有着很多憂慮，譬如，中心線過去都是按公分計算的，現在却要以公厘為單位計算，既沒有精確的儀器，又沒有這樣高明的人材，要完成這樣複雜的任務，就很缺乏信心。單單二工段所擔負的混凝土工程量，就有一萬五千立方公尺，這些混凝土要一千二百個火車皮才能裝得下，一個『基礎』需要的鋼筋就有三百噸，這些大工程，當時嚇得有些技術人員不敢動手，他自己的心也撲通撲通，感到實在沒有把握。所以當他看到段上有些年輕的技術人員對於工作所表示的那種十足的信心時，他簡直為他們有些擔憂，作為一個段主任，他當然不

能給大家潑冷水，但他有時候，總還是懷着善意提醒大家說：『光憑熱情，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有一批大學生被分配到第二工段來工作，其中有個叫洪高山的，是北京鐵道學院建築系畢業的學生。侯晉康憑着自己的經驗，覺得剛從學校裏出來的人往往不願意幹具體工作，而吃緊的工作又幹不了。一句話，他對於我們的年輕人，有着一種舊看法。

洪高山和他的同學們在初到現場的時候，當然並不是說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有一些人剛到鞍山，他們看到宏偉的高爐和浩大的建築的時候，興奮得黑夜也睡不着，連說：『啊！祖國真偉大！祖國真偉大！』但臨到自己一天到晚緊張得氣也喘不過來，沒有星期日，沒有娛樂，吃飯要排隊買票，上下班要走七、八公里，愛人也不在身邊，一天到晚要和砂子、石頭、鋼筋打交道的時候，他們有的就覺得鋼鐵城市雖然不錯，但自己的生活却太枯燥無味了。有的人覺得這樣忙下去，個人的成績看不見，能忙出個什麼名堂來！有的人想：我上過四年大學，我和工人們在一起，到底是誰應該向誰學呢？洪高山在離開北京之前，和他的愛人在區人民政府辦了結婚登記的手續，本來是想到鞍山來結婚的，他們也聽說在鞍山生活是舒適的，兩人一座房，晚上睡鋼絲床，但到了鞍山，鞍山因為人口激增，正鬧着嚴重的房荒，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一個房間。開頭，他的愛人還轉不過彎兒來，問他：『咱們難道不應該有個家嗎？』洪高山回答得很乾脆，他說：『我們不是來度蜜月的，我們是來參加祖國建設的。』後來，當他們看到很多工人們晚上睡在蓆棚裏，而工作起來，都像拼命一樣，他們的認識就完全一致了。他看到混凝土工人在澆灌最緊張的時候，一刻也不能停止工作，甚至在吃飯的時候，他們也是一手拿着鉗子搗固，一手拿着饅頭啃。有些綁鋼筋的工人在『基

礎」裏工作，因為燈光不足，『基礎』裏散發着一種黯紅色的燈光，時間久一些，人們的眼睛就發花，看不清，一面落着眼淚，一面仍不停地進行着工作。現場上這種緊張情形，對於剛出校門的青年人，是一次很實際的教育，它使大家更加懂得參加祖國的偉大建設，就像參加一場嚴重的戰鬥，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

幸福，對於我們說來，最主要的就是忘我地工作。再沒有比忘我地工作給予人的幸福更能使人回味無窮了。在十一號『基礎』施工的時候，管道、鋼筋、固定架都已弄好，要在這個『基礎』邊上補釘防水層。這地方，密密層層的鋼筋像個鐵籠子，空人都很難鑽進去，釘防水層的鐵錘只能在幾公分的範圍裏活動。有的人看了，搖搖頭，說這太難弄了。洪高山一看，說：『可以幹！』他脫了棉襖，第一個鑽了下去，跟着很多人都下去了。他在鋼筋層裏，爬上爬下，常常身上的汗水和泥土粘在一起。有時候，爬得頭昏，兩眼通紅，面前黑糊糊，實在爬不動了，就伏在鋼筋上，閉一會眼睛，歇一會兒再爬。特別是那『基礎』底下，陰暗、潮濕，人站也不能，蹲也不能。終於經過幾晝夜的工夫，洪高山一直和工人們在一起，完成了這個工作。

七、八月份都沒有完成任務的第二工段，由於全體同志的努力，由於像洪高山同志那樣忘我地工作，九月份的工程任務勝利地完成了。

這事情很出段主任侯晉康的意料，譬如他開頭怕年輕人吃不了苦，實際上這些年輕人所表現的是，哪裏工作繁重，他們就到哪裏去。他自己大學畢業初上現場，是兩隻手往背後一放，像個檢察官，而這些青年人，穿上工作服，一到現場就往『基礎』裏鑽，工作起來，吃飯睡覺都沒有心思。

青年人的熱情很使侯晉康吃驚，他發現自己用舊眼光，用十幾年以前看自己的眼光來看這些青年人，是不實際的。十月份開始工作以後，由於天氣轉冷，工地主任要追加兩千到三千立方公尺『基礎』的任務，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答應。工地主任的眼睛常常看着侯晉康，好像說：『老侯，你怎麼樣？』侯晉康想起他背後站着那麼多新的年輕人，就斷然地把這個任務全部答應了下來。工地主任問他：『有信心嗎？』他笑着說：『二十五號可以保證完成。』

就在這個時候，侯晉康才深切地感覺到自己如果再不快地趕上來，就很有落後的危險。十月以後的侯晉康，再不嘆氣和憂慮了。十一號『基礎』的混凝土澆灌工程開始，正逢上冬季施工，『基礎』上要鋪樓板，要搭暖棚，『基礎』底下，要安裝暖氣。這個『基礎』需要的混凝土，能裝滿二百四十個火車皮，這樣大量的混凝土，要工人輪班，一分鐘也不停止地搗固。作爲一個工段主任，他白天黑夜都不能離開現場，睏了，就在『基礎』上的臨時指揮所裏打一回盹，那緊張的情形，真像打仗一樣。在那工程施工的前夕，侯晉康的妻子忽然得了重病，人事不省，家裏面只有兩個孩子，大的四歲，小的兩歲，一天到晚，飯吃不上，衣服沒有人換，病人的吃藥喝水，也沒有人照管，不幸的零亂的家庭生活，在侯晉康的心裏引起了無限的焦慮，但他在工地上，仍是一步也不離開現場地埋頭堅持着工作。後來，領導上幫助他安置了妻子和小孩以後，他就乾脆住在工地不回家了。

龐大的工程順利地進行，使侯晉康對青年技術人員們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現在再也不感覺大學生是『累贅』了。在工作中，他看到年輕的人們能那樣獨立的担負着艱鉅的工程，成爲

他的得力助手，他變得對青年技術人員們充滿了熱情和信賴，並在工作中切實地關懷和幫助他們。爲了把他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告訴給這些年輕人，他最近還和洪高山及另外三位見習技術員訂立了師徒合同。每一個禮拜，在工作之後，他給他們講三次課，每次課，他都是很認真地先寫出講課提綱，從亞麻廠的設計講起，一直講到大型工地的測量和施工。他現在晚上睡不着，就常常想：怎樣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東西早一點教給大家，怎樣才能幫助大家提高技術水平，適應祖國建設的需要。他有時候對有些問題弄不清楚，就去向總工程師請教，去向蘇聯專家請教，然後再回來告訴大家。

不久之前，他知道了洪高山雖然早已登記結婚，但一直沒有房子住，於是，他把自己所住的房子騰出一間來，讓給洪高山住。在洪高山搬去的那一天，他特別回去親自幫他們打掃房間，像歡迎自己的兄弟一樣。祖國的建設推動着侯晉康和洪高山共同前進，他們現在不但是成了親近的同事和師生，而且變成最好的朋友和鄰居了。

剛毅頑強的人

朱贊平

——建設無縫鋼管廠的英雄王進忠片斷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鞍山還落着一場場的春雪。

在一個寒冷的傍晚，潔白的明月從東邊昇起來了，淡白的光線，斜射在空曠的無縫工地上。工地上停放着幾十台萬能車、起重機、運輸車，上面都用蓆子遮蓋着，蓆子上已鋪了一層厚厚的白雪。

這時寒風吹散着地面上的雪，雪花在一間木板房的房頂上飄飛着。從板房裏射出幾線微弱的燈光，輝映在結滿霜花的玻璃窗上。

在這間木板房裏，十幾個工務段的人員，正悶聲不響地圍坐在爐火跟前；一時，屋內只能聽見爐火的呼呼聲和爐上水壺的沸騰聲，其他什麼也聽不見了。一會兒從遠遠的雪道上，傳來一陣隱約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屋內深沉的靜謐，就被這一陣腳步聲踏破了。只聽板門咯吱的一響，隨後從外邊走進來一位高眉稜骨、尖下顎的中年人。他那兩道濃黑的眉毛上，掛了一絲冰霜。他一進

屋，一股熱氣就撲到他的臉上，融化了的冰水，不住地從他臉上、身上流下來。這個人就是模範混凝土工程隊長——王進忠同志。

大夥一見，都站起來驚奇地問道：『王隊長！天這麼冷，你怎麼又大老遠攔家跑來啦？快烤烤火吧！』

王進忠帶有一副焦慮的面孔，站在大夥面前，用純樸的山東口音說：『烤啥？我心急的都火竄房子，瞪着兩眼沒活幹。可你們偏說要等着開化再動工，這怎麼能行啊？我們當領導的，還能領頭貓冬呀？』

『光急有啥用？誰叫它趕上這個冷冬數九的天氣啦！』其中一個人回答着。

王進忠沒有理睬他，隨後掃了大夥一眼：『王領工員呢？』

『在屋裏呢！』另一個人回答。

王進忠隨着話音，轉身走進板房的裏屋。只見王領工員反蓋着一件狗皮大衣，躺在長條辦公桌上，正呼呼地睡大覺呢。王進忠走上前去喊道：『王領工員，醒醒！』

王領工員睜開兩隻沒睡醒的眼睛說：『這是誰呀？半夜三更瞎鬧！』

王進忠焦急地說：『王領工員，別睡啦！再睡，把工廠都睡丟啦！』

王領工員睜開惺忪的眼睛，睜一睜王進忠，不耐煩地問道：『王隊長，有事找我嗎？』王進忠在他的身旁坐下，然後熱切地說：『沒旁的事。我還是想跟你研究研究任務……』沒等他說完，王領工員就一陣風似地坐起來，苦笑着說：『王隊長，哪來的任務啊？哎！我給你作個揖，請你回去

吧！』王進忠聽了就緊接着說：『你想想，眼下木模隊、鋼筋隊和機器安裝公司，都來到工地啦！可我們土方任務還沒有進行，土方任務要是晚動手一天，一天就得窩四、五千工呀！窩工還不算，這個無縫鋼管廠得什麼時候修起來啊？』

王領工員一聽這話，就輕蔑地笑了笑說：『王隊長，我可不是吹着嘮。土木這行，前後我也幹了二三十年啦！也是鋤頭把兒揀出來的。要說工程這玩藝，千萬不能性急！你想，哪有一鍬挖個井的？事事都得慢慢來啊。』

王進忠急忙接過來說：『王領工員，修建工廠可是急事呀！該動工就得動工，可不能硬挺着！』邊說邊摘下冰冰浸透的帽子，『比方土方任務，馬上就得着手幹啦！』

這時，在王領工員那皺縮了的臉上，表現出先見之明的神情，說：『這冰天雪地的怎麼幹啊？只好過幾天等到春暖開化的時候。』

王進忠一聽這話，壓下去的火又冲上腦門子，說：『我和你研究好幾次，你老是這一套：等到開春！我們也不是娶媳婦上轎——要挑好日子，我們是修建工廠來啦！』

王領工員聽着這句話，臉有點紅了，嘴裏不說，心裏可有些不大高興。於是摸一摸自己的禿頭頂，又勉強地笑了笑說：『王隊長，人家都就着台階下坡，你倒是攀着梯子上房，』說到這，又把下句話從嗓眼裏嚥回去了。他沉思一會說：『好吧！如果劉主任能允許你們的話，你們就幹好啦！』說完，把狗皮大衣迎頭一蓋，又躺下去了。

王進忠一看，再也不能談下去了，便蹬蹬地走出來。迎着外邊的風雪，踏着鬆軟的雪道，朝着